

98岁的女武工队长虞鸣非讲述艰难岁月 “打游击和剿匪战斗,好像就在昨天”

“1949年5月25日,宁波解放,我带着武工队正在大岚山,听到解放军也解放了奉化溪口,就派出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前往溪口与解放军联络……”这段文字,讲述人是现年98岁,曾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武工队长虞鸣非。

今天解放宁波的独家回忆,就从新四军老战士虞鸣非,这位耄耋老人的讲述中展开。

□通讯员 王泰栋 记者 朱立奇

全村最早进学堂的姑娘 参加了革命队伍

作为慈溪最北面的村子,古窑浦(村)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归观海卫管辖,其北临杭州湾,南接中横线,东连崧浦,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。本次故事主人公,现年98岁的红色老人虞鸣非就出生在古窑浦。

“在我出生那个年月,封建观念很严重,女性是不受重视的。幸运的是,我的父亲年轻时辛勤劳动,通过围滩造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父亲颇有远见,把我送入了学堂。我先是读私塾后又进入附近的新式学堂,虽然只读了四年书,可我依旧成了古窑浦300多户人家中,第一个进学堂念过书的姑娘。”

宁波解放了 战斗并未结束

1947年5月以后,虞鸣非先后担任了四明山梁弄左溪乡党支部书记,1948年调到大岚区(镇)当区委副书记,兼武工队长。虞鸣非虽是女同志却能双手持枪,令敌人闻风丧胆,四明山第一位女武工队长威名远播。

1949年5月25日,这一天宁波市市区解放,奉化溪口也同日解放。解放当天,虞鸣非正带着武工队在山上打游击,听到消息后,便迅速派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前往溪口与解放军取得联系。又过了几日,虞鸣非再次带领战士们前往溪口汇报工作的途中,残酷的战斗爆发了。

“1949年6月1日清晨,我与区干部还有武工队的战士们23

说起自己读书的这段经历,虞鸣非骄傲地总结道:“就是我念过书,有文化,这为后来干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”

1941年4月,日寇入侵镇海,同年6月18日,当时被称为“五支四大”的新四军在相公殿伏击日军,打死打伤日寇16人,这下三北人民都知道有了抗日武装。7月,新四军队伍来到古窑浦,并在村里建起了办事处。新四军女干部徐伟平就住在虞鸣非家中,看着革命干部的作风,听着革命思想,革命的种子在她心中扎下了根。1944年7月,虞鸣非在东埠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人,从大岚区地母殿出发,经过亭下村,走到村里的时候天色已晚,就在村中学校里留宿一晚。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,突然遭到来自岩坑、梅溪、驻岭等地来的‘反共救国军’的包围袭击,一时间枪声四起。我立刻命令武工队严阿葵带领几个队员先冲出去,占据有利地形后,掩护其他同志突围。”严阿葵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待,他率领10来个战士趟过溪水,以坟滩为依托,坚决反击。

战斗非常激烈,20多分钟后,虞鸣非与严阿葵各自率领战士们突围成功,虞鸣非与另外三位战友按既定计划赶到溪口,向驻扎在奉化溪口的61师师部报告了土匪(反共救国军)的卑劣行径。



游击队的战士们在行军(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)

我党的纪律严明 绝不欠群众一分一厘

向61师的首长汇报完毕后,虞鸣非决定赶往市区,向市里的领导报告山区战斗详情。为了路上的安全考虑,解放军61师派出一个小队的战士护送虞鸣非赶到市区。

在宁波市,虞鸣非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四明工委书记,解放后任中共宁波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布衣同志。“我把在溪口遭遇土匪袭击的经过,原原本本告诉了陈布衣同志,我说:这班‘反共救国军’其实就是四明山的土匪刘子良、小雄鸡(绰号)他们,我们下山了,土匪们上山了。陈布衣同志听完我的汇报,点了点头,回答我说:(中共宁波)地委已经了解这些情况,准备立刻组织宁波军分区派出部队上山剿匪。”听了陈布衣的回答,虞鸣非这才放下心来,然后

就准备回山里。

刚准备起身离开,陈布衣又叫住了虞鸣非,他特地拨了一笔经费让虞鸣非带回去,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武工队员们在山区打游击时,在群众家里吃、用、耗费的各种费用。“陈布衣同志叮嘱我,不能欠群众一分一厘,把钱付清后,再让我去奉化县委报到。”想起七十年前,那次来宁波市区的经历,虞鸣非印象深刻,她不停地念叨:“我党真是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

接下来军民合力在宁波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剿匪战斗,并配合城区金融系统的整顿,乡间治安工作的开展,群众的生活迅速安定下来。虞鸣非所说的那些上了山的土匪,先后受到正义的审判。

怀念牺牲战友 牵挂战友遗孤

采访中,虞鸣非一次又一次提起那场1949年6月2日清晨发生的战斗。“战斗中,我们武工队的司务长诸世义,炊事员沈荷花,队员俞顺青不幸牺牲。其中,沈荷花本来就是烈士遗属,她的丈夫在北撤时牺牲,她还一度被反动派抓捕过,因从她嘴里撬不出东西就被保了出来,她在武工队做炊事员。”

说起沈荷花的牺牲,98岁的虞鸣非依然非常痛惜。她回忆道,沈荷花同志还有一个10多岁的孩子,我一直放心不下这孩子就把他带在身边,后来要去奉化县委工作,不得已把孩子拜托给了当时担任余姚县副县长的李华同志加以照顾。

过了一段时间,虞鸣非去余姚看孩子,孩子看到虞鸣非后,呜咽地说:阿姨,我爸、我妈都牺牲了,我想从江桥跳下去,死了算了。孩子这番话,几乎要把虞鸣非的心给撕碎了。当时她稳定了一下情绪,掏出一支

金星钢笔递给孩子,鼓励他要好好生活,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。后来,孩子没有辜负长辈们的期待,参军,还去了北京的军校学习深造。“几年后,我的丈夫去北京出差时,去军校看望了孩子,他的表现很好,还立功受奖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才感到可以稍微宽慰烈士的在天之灵。”

“70年前,在四明山打游击,解放后剿匪战斗的经历,一幕幕就在昨天发生的一样。看到现在祖国建设日新月异,人民生活水平飞速增长。这一切来之不易,要珍惜,要努力啊。”虞鸣非告诉记者,由于工作的原因,她先在宁波地区工作,后到绍兴从事妇女方面的工作。最后,在组织安排下,先后在上海美文书织厂、第14棉纺厂担任领导职务,离休后和女儿一起生活在上海。

“虽然现在没有住在宁波,可对于家乡的新闻一直都有关注,看到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,我是打心里高兴。”



▲现居上海的虞鸣非(女儿黄晓岚提供)
▶年轻时候的虞鸣非(资料图片)



“70年前,在四明山打游击,解放后剿匪战斗的经历,一幕幕就跟在昨天发生的一样。看到现在祖国建设日新月异,人民生活水平飞速增长。这一切来之不易,要珍惜,要努力啊。”

——大岚区(镇)区委副书记,兼武工队长 虞鸣非